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七真因果傳 第二十七回 論道眾敦敦告誡 論修行層層說來

花落花開又一年，人生幾見月常圓。 打開名利無栓鎖，烈火騰騰好種蓮。

話說邱真人走出山門，在袖內取出拂塵。暗將拂塵上棕絲拔斷一些，吹口真氣，向空拋去，被風吹散，不知落於何所。霎時來了無數道眾，跟隨邱真人進來，將寺內僧人換盡，白雲禪師即於邱真人所居集賢館住下，這些僧眾散在各廟棲身，你道邱真人為何定要這白雲寺？因北京地方王氣正盛，如是人都之地，欲借此盛地開一開壇，演一演教，二者白雲禪師應在南邊發跡，開闢三江一帶地方，人在京都守著這白雲寺，終難開闢，故此竟將這寺院占了，使他好向南去普度眾生，故而天地真人各有其所，或利於此而不利於彼，或利於彼而不利於此，上士修真必取其相生相應者而居，其於相剋相妨者則避之，此謂得其地利也。

且說邱真人在白雲寺招集道侶，不到一月，便來了幾十位道友，應酬事務，各派有職司，一時間熱鬧起來。邱真人見道友們賢愚不等，少不得開示一番。

邱真人對眾友曰：『所謂出家者出塵離俗也！必先有一番看破塵俗之意，隱居求道之心，方可謂之真心出家也！若一時妄冀成仙，或因氣忿，或貪安閒而出家者，是借道為由，而實安頓其身也，故猛勇心另起，長遠心難得，以道為可有可無，所以終失玄妙。又有幼失依怙，老來孤獨出家者，不過借吾門以棲身，有何看破之事？總而言之，既來者則安之，管他破看不破，來在三寶地，都是有緣人。進吾門者不窮，出吾門者不富，既入吾門，當體吾心，上者恭玄打坐，中者經禮誥，下者作苦做工，亦可以了出家人之事。人所不能者，我勉而能之，人所不忍者，我心忍之。能者能絕情慾，忍者能忍飢寒，如此則過於人也。要使心中空虛，勿容一毫障礙，勿起一點偏私，不惟無人，更且無我，以我所無，而魔從何有哉？要在此虛無之中求道，工夫自得，若於做作上坐工夫，反失真道，凡事量力而行，不過不及，識其大者成其大，識其小者成其小，傍繩墨而去，循規矩而來，雖不成能成仙佛，亦不失為好人也！不枉出家一場。若只知挽髻是道，削髮即僧，五蘊不至，四相未忘，外面儼然衣冠，內裡幾同禽獸，名利之心不淡，是非之心常存，奢華為念，只恐衣服飲食不及人，僥倖在意，常望所作所為皆如願，如此之人，雖說出家，竟未出家，名呼為道，全不在道，以此看來，不及還俗歸家，染苦為樂，何必久戀玄門，指道營生，造下無邊罪過，今生既不能超拔，來世猶墜於苦海，是今生之福果未得，而來世之罪孽早種，當自思省！』

邱真人正言之際，山門外來了十餘人，俱是高長大漢，你道這些人是誰？乃是當年秦嶺山上搭救真人的幾位好漢，趙璧、王能、朱九等，同著一伙弟兄，到這白雲寺來，原來他們昔日在秦嶺山上救活邱真人，被真人說了幾句罪福因果的話，把他們提醒，各自改邪歸正，做了一個雜貨生意，奔走幽燕之地，卻也可以度活日時，一混十餘年。

趙璧、李雄、張建俱已老了，只有王能、朱九尚未留須，他們聞聽人言白雲寺有位邱大真人，是個有道之人，去歲祈禱甘霖，普救萬民，後來又算皇帝娘娘定生太子，與白雲禪師打賭，將一座白雲寺贏在手裡，他如今廣招學道修行之人，在那裡講經說法。他們聽見這話，大家歡喜。趙璧曰：『當年我們在秦嶺山上救活那位老師傅，他牌兒上有邱某奉行之句，莫非他如今得道了！我們何不同到白雲寺去瞧一瞧。』張建曰：『我們常行走訪問有道之人，今者或可遂願也未可知。』朱九曰：『只要他有道有德，我等便拜他為師出家去罷。』趙璧曰：『朱兄弟之言甚是爽快。』

於是大家來到白雲寺，正遇邱真人和眾道友坐在大殿院裡，論這出家學好的言語，見他們進來，邱真人即站起身來說道：『眾位好漢別來無恙？』趙璧等皆認不得邱真人了，當下見問，忙答曰：『蒙神天護庇，得獲安寧，你這老師傅便在那裡遇過，一時忘懷，敢乞明示？』邱真人曰：『不記秦嶺山餓飯的道人嗎？』趙璧曰：『道長就是當年指點我們那位老師傅嗎？』邱真人曰：『不是我是誰？』趙璧等聞言一齊下拜曰：『別後不覺十年有餘，我等俱已衰朽，老師傅容顏轉少，真有道之人也！昔日曾說過老師傅得道之後，我等要來投奔，望老師傅將我等收留，願拜在門下為徒，不知老師傅意下如何？』

邱真人曰：『昔承救命之恩，至今未忘，若說我得道，我實無所得也，不過仗道以開化世人，嗟呼！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我昔日不過是警戒自己之意，誰知眾好漢一聞此言，洗心革面，勇於改過，不失為好人，十餘年守志堅實，今者看破紅塵，要來出家，也是一樁快事。但既來出家，俱是前生積有善行，才能起這個念頭，雖發心為僧為道，必謹遵法言法訓，當要慈心下氣，恭敬一切，不可使性縱情，妄念千般，更宜捨己從人，最忌傷生害命，勿謂我不如人，遂起嫉妒之心，休言他不及我，便生輕慢之意，莫將好勝心凌辱於人，休起損高念，驕傲乎己，我不如他，是我修積未到，他不及我，是他時運未來。道無大小，更無尊卑，不論富貴貧賤，何分尊卑老幼，有道者為大，有德者為尊，好學者如金如玉，不好學者如草如茅。不賣金銀財寶，只重仁義道德；天子出家不為貴，乞丐出家不為賤。我當年幼失依怙，蒙兄長提拔成人，知與紅塵無分，一心訪道修真，使遇吾師重陽真人，授以至道，又蒙師兄馬丹陽深為指撥，自斜谷分單之後，深自勉勵，大餓七千二次，幾至殞命，小餓無數，苦難盡言，然而我心如鐵石，寧死不退初心，越受磨難，其志愈堅，使在番溪行苦工六年，其中困苦，曷可勝言！常言苦盡甜來，一朝頓然醒悟，蒙天眷顧，屢祈雨澤，悉降甘霖，一時名動帝邦，身赴宣召，雖曰『道果未成』，到此地步，亦非容易。爾等既要出家，當作斯念，不以富貴動其心，貧賤移其志，視我身為已死之人，今於死中得活，當大起一個念頭，求個不死之法，方可謂之至人也。』

邱真人話畢，趙璧等皆啼噓流涕，痛念真人當年修道之苦。邱真人曰：『不到苦之極處，舌根不盡，智慧難開，今願爾等當於苦處求之，受一番苦，即退一番魔障，受十分苦而魔氣全消也。』真人話畢，擇日與他冠巾挽髻，俱各取有道號，自不必題。

又說皇后自思：我生下明明是個女孩，抱出殿去，打了個轉，卻變成男孩，把白雲禪師偌大一座寺院，輸給邱長春，這都是為我一人生出這段禍來。恐白雲禪師心中煩悶，遂命內侍宣禪師入宮，安慰一番，說為這小孩子，致使我師受累，白雲禪師曰：『數算定是鳳，不知邱長春用何邪術，換作男孩，臣恐非社稷之福也。』皇后曰：『當今以乏嗣為念，本後也不敢深言，聖上得了這個孩子，敬邱長春如神仙，每日在御苑內講道談玄，少回宮院。』白雲禪師曰：『昔唐明皇在位，滿朝文武稱張果為神仙，唐明皇以毒藥入酒中，使張果飲之，張果連飲三盞，口中說道：『酒無好酒，肴無好看。』說罷，昏迷半刻，滿口牙齒盡黑，醒來忙索御前鐵如意，將黑齒盡行擊落，閉口片時，滿口後生白齒，唐明皇才信他是其仙下降。今娘娘何不學唐明皇故事，置鴆酒於案頭，宣長春飲之，被若飲酒不死，即真仙也。』皇后聽畢，甚喜，即命內侍去宣，不知長春來飲酒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略施些小計，神仙也難逃。